

俘 虜

林伯修譯



上 海

曉山書店印行

1929

俘 虜

林伯修譯

上海曉山書店

1929

1928	11	1 付 排
1929	1	1 出 版

1——1000册

每册定價四角

目 次

俘虜	金子洋文作
兵士	鹿地亘作
草間中尉	藤森成吉作
御加代	西澤隆二作
賣淫婦	葉山嘉樹作

俘 虜

金子洋文作

是雪融解盡花正開着的時候。

古川町的小孩子們爲要看花並且順便看看
俄羅斯的俘虜起見向着公園走去了。

是一個和暖的日子。

炎陽昇上來，青空在原野的上面延展着，
火柴箱似的馬車在那下邊響着喇叭走着了。

小孩子們沿着馬車的綫路走去。

在春風之中，新鮮的原野的氣息，馬糞和

肥料的氣味混和在一起。

小孩子們談着了。

並且在空想着。

比什麼都担心的，就是俘虜看見我們小孩子不會把吃來下去麼？這個恐怖。

據船夫的阿久從市裏回來的談話，市裏的小孩子把石子投擲着俘虜，被把手足扭斷給食下了。

女人被嚇倒在街上啦，被青色的眼睛瞪視着的男孩子三日間還不能恢復元氣——甚至這樣的事小孩子們也被告訴着了的。

于是要看俘虜是不能不費許多苦心的。必須不給那邊覺察地光在這兒看。怎麼樣做纔是第一良策呢，他們一路跑着一路相量。

像看幽靈的時候似的怎麼樣呢？年長者的禮公說。他裝示了把頭縮進懷裏而從袖裏窺看外部的的方法

這是很好的想法。這麼一來，不會爲那邊所睨視，而且這裏可以充分看見的。那是因爲他們對於俘虜和幽靈的觀念在恐怖這一點是差不多一致的緣故。

四五人差不多都贊成豐公的意見了。

但是，開始便不贊成去看俘虜的胆子小的三郎和一個在他們裏面最長於算術的吉太郎反對了。

吉太郎說。

【可是，幽靈是夜裏出現的，現在是日裏呢。】

三郎說。

【如果給他看見，跳過牆追下來怎麼辦呢，把頭縮進懷裏，連逃走也不能夠呢。】

對於這個，他們都覺得困難了。

是照三郎所說的一樣，而且給抓到要被殺的。

有的說從牆隙來窺看怎麼樣，但是因為長太郎說了市裏的小孩子們這樣地看着的時候，被用銃刀刺着成了瞎子的緣故。這方法也馬上被斥退了。

市的美麗的姿容漸次接近他們的前進來了，公園裏的高地開着的櫻花也看得見了，但是小孩子的相量頗不能一致。

不知什麼時候吉太郎加入了不看團的三郎的同夥，而且除了豐公翁兒之外，其他的兩人的態度歸於曖昧了。

二

不久，小孩子們到了市裏了。

他們第一走到馬車公司的旁邊的糖食店各買了一個仙的糖食吃着。一邊眺望着排列在熱鬧的市街的兩側的商店走去。

一過了橋道路便分爲左右了。

向右轉灣便是到俘虜收容所的議事堂的道路。向左轉過去便是到公園的近路。

在橋上豐公和翁兒立住俯看了河水。豐公用着在辯解什麼似的口調說。

『美麗的水呀。』

兩個落後了。

走在最先的吉太郎向左轉灣了，所以大家都跟着折向左邊。豐公和翁兒什麼也不說的跟着走了。

走上公園的時候，時鐘打了一點了。

他們占住了可以望見港的海面的高地的一隅，打開了「辨當」（旅行時帶的包着的菜飯——譯者）了。

晴朗的天空。

過了櫛比着的許多人家，有片廣大的田圃。那裏點點的優閑的村莊像鳥似的浮現着了。

把田圃截斷着，像整條的帶子一般的，細細的，白白的鐵軌馬車綫路，挾着那路的矮短的電綫柱，跳舞般地走着。

小小的箱子似的馬車每在綫路上亮相的時候，他們一高興起來便用口學着喇叭的聲音了。而且用着新的感情交談着在小山之陰的他們自己的港。

【辨當】吃完的時候，他們便一邊看着花走去了。

人們唱醉在跳舞着了。

看見那些姿勢，他們想起醉醺醺的船夫了。或者想起做值宿及船夫的他們自己的父親……
……。

耶蘇教的人們在招魂社之傍說着教。

他們覺得用着外國語似的語調說日本話是很有趣的。離開那兒的時候，他們各自，

【神——是……】

的學着舌笑得幾乎打滾了。

藝妓的跳舞不很引起他們的興趣。

接着，在跳舞壇的傍邊油着白色的漂亮的體操機械，鞦韆及波橋之類捉住他們的心了。

他們組成隊伍，走近市裏的小孩子們所占有着的那些運動器具的傍邊了。

『借借用吧……』

豐公說了。

市裏的小孩子沒有回答。用着輕蔑的白眼俯瞰着，仍然抓着鞦韆。

『可惡！』

跛脚的翁兒仰望着，叱罵了。

『市的官吏（輕蔑的話），不借便打呀。』

把市裏的小孩子們趕去，他們占有了二架鞦韆了。交替輪打着玩。

鞦韆打厭了，便移上波橋去，於是他們散開了，因為市裏的小孩子在上手大大地搖動着

的緣故，他們沒有一個能夠滿足地渡過去了。

三

鐘打六點了。

壕裏的水帶着黃昏的微曠來了。

小孩子們十分盡興的走下公園了。

剛剛那時候日裏的跳舞完了，所以他們馬上就被從後面襲來的塵埃和人浪圍捲着。他們用着粗暴的港的言語，互相呼喚着隨着人浪一道流下去了。

不久，我們出在壕的外邊，在這裏人們雪崩似的分爲兩隊了。

一方向着市街方面。

一方向着停車場方面。

他們都吐了一口氣了。

大家一知道所在的地方，他們再恢復了元

氣，向着馬車公司方面急急地走去。

走了差不多一町的時候，他們忽地覺到人們的步行滯緩了。但是，因為人垣過高的緣故，不曉得那是爲着什麼。

【是打架哩。】

豐公說。

【有趣呀！】

他們呼喊了。

接着一邊攢過人們的袖下只管向前走進去。

他們一忽就穿出人垣的前面。

他們找尋着打架了。

但是，第二的瞬間，他們吃了一驚而站住了。

【是俘虜……】

一個俘虜坐在油着紫黑色的牆上在看着人們。

他顏色蒼白地瘦着。

因為把帽子戴得退後，有光澤的亞麻色的頭髮從那下邊窺着了。

俘虜多麼喜樂似的。

微微地笑着在看着人們。

看來像高興被羣衆看着議論着似的。而且時時一面用着不懂的言語叫喚着，一面用着蠟一般的雪白的兩手搖動了傍邊的櫻花。櫻花麗美地亂落在他的髒污的衣服上面了。

小孩子們一看見那悠閑的樣子，便完全地安心了。他們完全地忘却了數點鐘前所懷抱的恐怖，走近俘虜的身邊了。

人們罵詈着嘲弄着走過了。在那行人中每看見女人的時候，俘虜高興了。並且揚着奇怪的聲音叫喚了。

人們笑了。

並且罵他做助平（登途子）了。

因為這麼樣，所以戰敗了，有人說。

小孩子們覺得這樣子很有趣了。

同時，他們也感染着羣衆的義憤了。豐公突然望着牆上發聲了。

『助平！』

俘虜俯瞰了。

俘虜知道那兒有六個髒污的小孩子成爲一團在仰望着自己的時候，便滿臉堆笑表示敬意了。而且突然離開了櫻花的花枝掩蓋着的地方，向着小孩子們說話了。

人們笑了，俘虜執拗地返覆着這樣的姿勢。

暫時之間，在小孩子們不能了解這樣的姿勢但是，吉太郎漸漸知道這個了。俘虜是想欲長太郎所拿着的橡皮球呢。

『怎麼樣。』

小孩子們相量了。

但是，他們的意見立即一致於送給他了。

於是吉太郎取了那個橡皮球，投擲給那俘虜了。

俘虜巧妙地接受了。

他用着大聲道謝了。

滿臉笑着，略脫着帽子向小孩子們示意。

並且，他就那麼樣地飛跳下牆陰去了。

兵 士

鹿地亘作

八月一日午後四時。

現在午後的訓練完了。

室內九十四度。——太陽直射着的赤土的練兵場簡直就是地獄。被太陽，塵埃和汗蒸透着，枯萎的茅端近近地映入眼簾，每一整列的時候和隔鄰的男子的肩頭碰着，便蹣跚起來。中隊長的號令自暴自棄地響着。

伏下！三百！

——敵在山後！追擊！

撲地伏到焦土的上頭，——我們站起來，我們拖着兩腳叫出喘息而且乾嘔的喊聲。磨亮了的銃刀炯炯地刺耀着眼睛。

——有意志的，是誰？

敵人是誰？

友方是誰？

有着意識的是誰？

——蠢東西！你，把槍當什麼？說！

是！槍是軍人的精神！

訓練完了回轉兵營時，稍把槍支着疲憊了的身體的神鳥二等兵，受着洶洶地走來的小隊長

的耳光了。

軍人的精神是什麼呢？

訓練到底爲着什麼呢？

爲着誰呢？爲着什麼呢？

運着疲憊的身體到水龍那裏把嘴擠湊至水龍喉的一羣在吐着喘息。

——今天因日射病而躺倒的二人。

夜晚，是有着衛生講話的。

S 兄：

現在，我們不知道世界怎樣地動着。××鑛山在兵營的西邊，赤赤地露現着剝落了的斜面。進營之前我們不斷地聽到鑛夫們的罷工的消息。聽到了現在我們住着的這坐兵營的兵士開槍把對於勾結着官憲的鑛主方的壓迫而暴動化了的鑛夫們鎮壓了的事情。但是，後來的經過是不曉得的。我們被從外界遮斷着。爭議是怎樣了呢？南軍進到什麼地方呢？被捕了的學生們被判決了麼？

寄給我們的書信是被開封過後在班長的面前交付的。我們寄出去的書信是被檢閱之後封

進信筒的。連我們的腦髓的任何角落裏都被仔細地檢查着。關於這個有過有趣的事實。和你說吧。

某新兵到了溫柔的書信的時候，

——呵，請客！請客！

一個老兵這樣的說着和他開玩笑。兩人都
是和易而且可愛的人，老兵有幾分是自由主義
者。

唔，什麼……班長微微地笑了。哈哈哈哈哈。
近來對於這個不那樣嚴重嘞……昔時說是沮
喪着士氣是要小吃一點虧咧。在現在濫行壓抑
，士氣就要沮喪呵……不，好的，因為這樣的
書信反可以鼓舞士氣呵。自然就是近來要壓抑
也能夠壓抑呀。壓抑的地方是不同了咧。

——壓抑的地方麼？哦，在意外的地方。
鼓舞着士氣的東西咧。例如那個〇〇鑛山的

老兵這樣地說着指示了西邊的剝落了的赤土山了。夕陽赫赫地映照着，染着像流血了似的朱紅。鑛夫們的罷工怎麼樣了呢？我們完全不知道消息。我們被遮斷消息。

但是，我們大體還能夠推察外界的經過。猜說給你看吧。那並不是那末困難的事。

我們每日被訓練着，被帶着跑轉，被弄得疲憊，被剝奪去思索和感覺，只被強制着抱唯一的感情。但是——知道的，因為有種種的Barometer（晴雨表）的緣故。我們依着這個計量着外界的氣壓。

Barometer 的一個是這樣的。

夜晚，時常有講話。大抵是中隊長自己出馬。將校室的隔壁的講堂——壁上滿貼着種種的統計，Poster（標語之類）。飛機是美國第一多。陸軍是——海軍是——我們不得不製造

軍艦。我們誰也須樂輸費用，我們誰也須最勇敢地戰鬥。美國和英國擁有這樣大的海軍。——這樣的刺激爲要對於素樸的心臟增強唯一的感情，到處滿貼着。那裏面雜貼着最近的數張 Poster 了。是防止危險思想的宣傳。是畫着在巨大的掌上跳着『窪魯志』的人們，掌的主人在微微地笑着的旨趣。在掌上寫着德模克拉西，又一張是將咬着爆彈的顏面的畫。爆彈上寫着俄羅斯。又有一張是縮少軍備會議的畫。英美的全權代表可怕的大刀藏在屁股的後面。但是，日本的全權代表——這屁股後邊恐怕非懸一柄日本刀不可吧。

中隊長有這一次這樣說了。

——就是縮少軍備，如果以爲便沒有戰爭，這是大錯而特錯的。翻轉是其反對。不消說我們不是喜歡戰爭的。但是，各國的國民都各愛其國家，戰爭是一定會有的。

——所謂縮少軍備就是縮少外形而充實其內容的事。假如我國民是——

——你是有參加戰爭的特權的，但是有這樣的權利的是怎樣的人們呢？××一等兵。……是的。就是這樣，滿二十歲以上到滿四十歲的男子。再老的，或殘廢的，無論怎樣地請求，是不會為隊伍所採用的。你們——

我們是有殺人而且被殺的特權的。直至負了傷，或者年老不中用了為止。是可感謝的幸福。願意拋棄特權的是誰呢？

後來我們復唱賜給軍人的五條的勅語了。

最近中隊長這樣的說了。

——為要養活我國的莫大的人口，支那無論如何是必要的。鐵和煤炭——沒有這個，戰爭也不能夠——牠的大部分是從支那補充的。支那革命實在是威脅着我國的這個特權的東西。假如我們——

我們依着這個推察着支那革命是異常地進展着。並且推察着縮小軍備會議瀕於危機，第二次世界戰爭的準備是刻刻在被整備着。而Poster每增加着一張，便知道國內的解放運動是一步一步地在進展着。猜錯麼？

還有一個 Barometer

我們每日訓練一終了，便是做着銃刀的修掃。

從那修掃的態度看來，——尤其是從最近的檢查的精密看來便覺得的確是危機逼迫。什麼事逼迫着呢——

我時常望着磨着的銃刀的閃閃的光，感到這樣的恐怕。什麼事呢？困難的事麼？而大家都專心一意地在磨着銃刀。軍人的精神——這銃刀依着他們的手，不，將依着我自己的手而擬着什麼人的胸膛，不，將擬着我自己的胸膛。充着血的，有稜角的眼睛和眼睛，刀和刀，

對峙着。我們憎恨着麼？我們被憎恨着麼？而且相互是相殺般地相怕着。怕什麼？——大家都專心一意地在磨着銃刀。

——像慣於戰爭的兵士似的——足下記得這樣的譬喻吧。在危險之前忘記了一切，忘記了自己，甚至忘記了恐怖的人似的。這樣的譬喻，我是記着的。他們是泰然的。——他們習慣於戰爭。——當真的麼？不，說着這樣譬喻的人是不知道戰爭的。不知道不能不殺沒有可憎恨的人的，嚇青了臉的恐怖和恐怖的對峙的。而且究竟爲着誰呢？爲着什麼呢？爲着誰呢？

銃刀的修掃的嚴格的程度。在我們看來簡直是戰爭的B rometer 了。爲着銃刀的開鋒，加工兵的被招集的日子近在轉瞬間吧。一點的鏽是值得責罰的吧。

上等兵的傢伙是——

但是，要點名了，再來寫吧。

八月十日

月亮上來了。

營庭的 Poplar（白楊）搖曳着。

大家都睡了。

因為黃昏的時候起了微風，稍為涼爽。大家都熟睡着。午後十一時。這些人都睡了。

——S兄：

今日認識一個兵士。不是在我的中隊。是第二中隊的一個兵士。說是認識也不是特別和他說過話。但是，今天聽見了關於那個兵士的 Episode（插話）就寫這個吧。

那個兵士的臉孔是入隊後常常見過的。壯健的，黑色的，骨格粗大的，看來是個剛強的青年，而且黯淡的臉孔的——入浴的時候時時會過——像很緘默似地時時射着森厲的眼光而

使臉孔陰鬱起來。是勞動者呢？是農人呢？——但是那時候沒有注意到這個以上了。

每日他也被訓練着，我們也被訓練着。我們因為在各別的中隊，各別地被訓練着，不消說說話之類的機會是沒有的。大家都每日柔順地被訓練着——啊啊，這樣說，這樣說這件事真使我暫時之間感到不可思議的了。大家的臉孔都現着沒有什麼不平似的。不消說，在我雖然也因為略略知道軍隊的情形，話雖如此，對於過於露骨的傢伙們的措置，不知不覺地也常感到不快。但是，他們是泰然的。這軍隊是用彈丸壓服××鑛山的鑛夫的。不久，他們打算殺誰，而且究竟爲着誰——不能不每日聽着被歪曲了的報告，像傀儡似的被操縱着，復唱着可怕的教訓的麼？

我們不能不復唱着可怕的教訓。是。在軍隊每日這樣地被教着。第一是質素——質素。

但是，我們的大部分是勞動者和農民。還要從我們除掉什麼。我們是爲着明天的被榨取的勞動，僅補充今日的食糧。而傢伙們却把儲蓄的事完全像軍人的義 似的說着。儲蓄吧爲着國家。爲着一旦有緩急的時候。——爲着一旦有緩急的時候，爲着國家，爲着縮少我們的僅小的食糧，甚至縮短生命，強迫使於重大的勞役之前餓着自己，一爲這糧食叫出嘔血的聲音使用射擊來報答的國家。我們日日過於奉仕國家。用着我們的勞役血腥地胖着。在我們的父母和兄弟們暴露於永劫的飢餓的時候。

在軍隊教訓着應守信義。信義——我們不能不守信義。我們不可疑人。縱使操縱我們，爲着殺戮朋友們，爲着殺戮兄弟們，——敵人在那兒——縱使說着這話欺騙着，我們也是不能不相信他們。

我們被教着應守禮義。——我們不能不尊

敬那傢伙們。因為那傢伙們是我們的貪婪的主人。但是，就是這樣究竟還是主人。我們對於主人是不可不尊敬的。

我們不可不守着××。××——這樣的事情都完全是××的正體。我們被教着應該××。而且我們被教着勇敢吧。

勇敢。——我們如果真的勇敢，大家如果真的勇敢，——而且大家如果知道真的事情，一定會勇敢的。殺！如果到了這樣叫着的時候，能夠回答道「不」似的勇敢——

所以覺得不可思議了。覺得他們是過於泰然。但是，我馬上發見了這是錯的。他們決不是泰然的。一到了午飯後的休息，或黃昏的休息的時候，他們裏頭的二三人或四五人的一團，常在一起——在建築物的蔭裏及白楊的木蔭聚談着了。最初我以為是同鄉的交好的朋友的集會究竟在談些什麼話呢——我一行近去，他

們便一齊把談話停止了。我是沒有朋友的。我感到非常的寂寞了。我爲什麼不能被許參加呢——但是，這立即就知道了那是這樣的。有一夜，熄了燈的時候。月亮恰是這樣地昇着。想起足下曾經給我看過的小說××××，我——說了月下從封印列車跳下而逃走的西伯利亞的脫獄囚的故事。說滑了嘴便從當時的帝政俄羅斯的政治說到和牠相似的最近的日本。大家都興奮的聽着。最後誰還說了；

那傢伙們是勇敢地幹了的呀——

那時候，因爲聽見了當值的「下士」的足音，大家吃了一驚把話停止，不久就睡覺了。

從翌日起，我被他們的集團迎進去了。就是因爲知道了我不是敵人。那裏有他們的說話。履歷不明的像都會人似的男子，遂作爲他們中間的唯一的智識分子而被歡迎的了。於是，我知道他們意外地醒覺着。他們知道他們的敵

人。他們把我當做多少博識的人似的，而又當做多少可愛的和氣的人似的，提出了種種的質問了。

這樣的集團在各中隊之中各有着幾個。牠的數目是會漸漸增加起來似的。不消說，因為上等兵那種東西，可怕地吹毛求疵地到處嗅着的緣故，過多的人數集合起來之類是不得策的。加之，那傢伙們是非常地恐怕我們的集聚的。我們三人一起，五人一起只好利用着僅少的休息時間散步了。

——如果這都是×××的小組的時候——我這樣想着，不覺微笑了。今日這組三個人的散步的時候，聽見了關於露着陰鬱的臉孔的兵士的事。剛剛是在我們將走向營所的梁木那邊去時，那個青年和一個在同一中隊的橫走過我們的面前。

——那是鐵夫的藤吉。

——可憐呀，那傢伙真是用骨頭撐持着呢。

我聽了鑛夫的藤吉的事情。總而言之他是○○鑛山的鑛夫的兒子。他自己，他的父親及他的祖父，都是一生任山裏掘銅，在最近的爭議的一齊射擊之際，喪失了父親和祖父，留下不能十分勞動的母親和幼弟，而被徵來當兵的了。這似乎不像人世的事情。但是這悲劇却是事實的。露着陰鬱的臉孔的那個兵士在我們的面前。而這種悲劇自然不止只有一個。——

月亮上來。

○○鑛山像睡着似的。

四圍靜寂。藤吉鑛夫的事浮在眼簾，睡不着覺。那末，再寫吧。若被發覺又是責罰。誰個在室隅嚙語着。——

S兄：——

你是補充兵囉。對於補充你知道戰爭一開始第幾位寄到赤紙來麼？你不理會是不行的。

戰爭的危機已迫。不是聽說三國的全權代表已特地發表了共同宣言了麼？戰爭不是還有明天的。——我說。危機已迫於明天。你不理會是不行的。

在昨夜「學科」的時間，中隊長說了關於這個的話。

——戰時，軍隊是由野戰隊和補充隊編成的。野戰隊是由現役和歸休及預備的一部編成，補充隊是以預備及歸休的一部與補充兵的大部分編成的。

——大家都知道，打架時先給對手的鼻子打上一拳是最有利的。在宣戰布告之前，軍隊是向着國境，而像「將基」的「駒」（基子的一種——譯者）似的被密集着。宣戰將被布告。最初的一戰是重要的戰爭的。所以，第一戰兩軍都以所選得的精銳作戰，那必定成爲一大激戰。所以在這戰爭，充分受了教育的現役兵不能

不爲戰爭的主力。但是，因爲激戰的緣故，又必定生出許多的死傷者。故漸漸以補充隊補充其不足的部分，漸漸使之交替。

——所以，宣戰一經布告便同時補充兵，預備和歸休一次地被召集着。一經受了三個月的訓練便馬上送出國境。你……

好麼？你馬上要被召集着。

戰爭的危機已迫。

在精銳的第一的肉彈被發射着；在敵人的陣中壯烈地紛粹之後你們第二的肉彈就要馬上被裝進去的，不管你厭惡那敵人與否。你是只能照大砲的照準而飛去的砲彈哩。

我對於中隊長的實在沒有感覺的赤臉，並且板着凄冷的臉孔說着這樣的話，不覺戰慄起來了，我們要在敵陣粉碎，無論怎樣，無論怎樣，是要粉碎的。只要不能沒有大砲只要不能使以大砲爲必要的人不存在，——不能下決心，

在未裝進大砲之前，在大砲的面前爆發麼？不能一次地砰的一聲爆發麼？啊啊，我們不能幹麼？——

今天以銃射擊的聲音在非常地響着，是在做着射擊演習麼？有人說看見在馬的耳旁轟轟地射擊了。如果是真的話，一定是戰爭的準備無疑。那是預先使軍馬習慣於銃聲的。但是，那許是說慌吧。還未至這樣地迫切吧。

但是，我聽了這聲音的時候——像習慣於戰爭的兵士似的——再一度想起了這句話了。像習慣於戰爭的兵士似的——像對於銃聲失去了感覺的馬似的。——

S 兄，——已經準備好麼？戰爭的危機已迫。

藤吉鑛夫怎麼樣呢？

S 兄，——

終於這樣的事件被引起了。

這話在我們的中隊布滿着。你也在新聞紙上看見了吧。或許誰察到事實的真相吧。但是，真實的事在新聞寫到甚麼程度呢？這完全是件意味深長的事件。把如實的事提供於你的面前吧。

——事的緣起是這樣的。

第二中隊——就是藤吉所在的——昨天照例在赤土練兵場中施行中隊的訓練。第二中隊的中隊長，是個尤其無味的傢伙，非常的嚴格，很有脾氣，日來被厭惡着的人。是以鬼隊長的渾名為得意的人。聽說藤吉鐵夫常夢見這人擊殺他的父親和祖父。赤臉的「鬼臉瓦」似的傢伙。——這樣說來，藤吉鐵夫是常夢見而夢囈着的。不消說，許做過種種的夢吧。用着這銃，用着這銃刀，——這樣一想，他所握着的銃身用着父親和祖父的血漿塗着吧。瘦削的母親

的臉孔與只有頭和腹是大的，臃着骨似的弟弟們的面影會現着吧。在各國的軍艦，飛機和富的統計表，緊緊地貼着的爆彈的 Poster 煤炭的產出量，米的生產量，殖民地的面積的比較表——爲着國家！爲着國家——無晝無夜地眼看不見的聲音，唆誘着，焦急着的蔽着眼睛的兵營之中會夜夜交替着現到夢裏來吧。他爲這個更加煩惱了，我想，那鬼臉瓦——不，我是打算告訴你那事件的。

那鬼隊長所率領的第二中隊，昨天又在赤土練兵場施行中隊教練了。你曉得的，是很熱的天氣。尤其是赤土的練兵場。蒸上來的空氣苦悶地壓着，滑鹿鹿地流出汗來。眼睛發黑地暈着。大地都橫了心以爲又照常地硬操到四時爲止。辣辣地晒焦了的脖頸沁着汗珠作痛起來。取着直立不動的姿勢。窸窣地從兩顎墮下的汗珠落在靴上，滲入塵土的寂寞，你知道麼？

感到了一種急地被吸取了血和肉的感覺了。

大家都把心橫了。約過了三十分鐘的時候，大家都被令向着西側的稍爲高起來的松的叢木突擊，接着許可在那叢木的蔭下休息了。今日熱得連鬼臉瓦亦忍不住了。大家架着銃在那裏乘涼。忽然——歸隊！的號令發出了。卽軍隊式的休息——休息中也不忘注入——講話這件東西又開始了。鬼臉瓦照例開始講釋那死板的「對於軍人的教訓」了。大家排成一橫列，不由地把左足踏出半步，肅然地忍了呵欠。微風偷偷地搖動無定的十來株黑松的枝，撫循着肌膚而向廣場中死去了。那座××鑛山把赤色的肌體的斜面曝露在眼睛的前面。連着山際的天空炎炎地在燒着了。

——軍人應該貴重勇氣。是這樣的。當我們正面地向着敵人時，我們……是沒有想着兩親，兄弟的餘暇。一直地你們的進路是……。

大家各各在想着各種各色的心事，時時感到一直地……啦，兩親兄弟……啦的聲音。鑛夫的藤吉在看着赤土的山。在那裏他的母親和弟弟們或許曝露於太陽和飢餓。一十看見山便惹起無上的悲哀。也說不出是憤悲是憎是愛。我知道他曾用着寡言的說話訴說着壓迫的苦惱沸騰着的事。而且現在他站在他的家鄉的赤土的山的前面，時時聽見——一直地……啦——兩親兄弟啦的聲音了。他在細細地咀嚼着他一個人的漆黑的夢。

鬼臉瓦回過頭來指着××鑛山。大家都一齊把臉朝着那方向去。

——假定那個鑛山的鑛夫們現在起了暴動。警察之手已經不能對付。暴動漸漸惡化起來。而且你們現在爲我所率領出發去鎮壓。暴徒之中有着你們的父親兄弟。因爲暴徒很不能鎮靜，終於我下令射擊。你們怎麼樣呢？

——上官的命令是絕對的。你們究竟怎麼樣呢？

——大家赫然轉向鬼臉瓦那方面。鬼臉瓦灼灼然週看了橫隊。鑛夫的藤吉從他的夢中增加那赤臉的印象。誰個都不想回答。鬼臉瓦灼灼地週視着隊列。不幸的——他的眼睛落在鑛夫的藤吉的上面了。

——福島二等卒，你怎麼樣呢？

赤灼的斜面。浴着血的父親和祖父。漆黑的夢颯然——又掠過他的腦裏。

——福島二等卒，你怎麼樣呢？

他被鬼臉瓦再次呢喃着，除了這樣的回答之外沒有方法了。立正了姿勢，有幾分躊躇着。

——是，不曉得的。

——什麼？不曉得？

——再說說看。軍人是應該知道軍人的精

神的。在這樣的時候，你怎麼樣呢？

——是，不——不曉得。

鬼臉瓦赫然生氣了。冉冉地走近藤吉的面前。被縛了似的直立着的藤吉也滿臉飛紅了。

——福島！你你打算作弄我麼？你剛纔在聽着什麼？明白地再說一次看！

——不——不知道

——蠢東西！

拍！手掌飛上他的臉上了。藤吉的臉變青了。

拍！第二次的拳頭飛上了。

隊中的兵士像嚇呆了似的動也不動。手自然而然地被握着。沸騰着的胸像就要破裂似的緊張着。拍！第三次的拳頭飛起來，要踢的足離着地了。

那瞬間，獸似的呻吟聲貫徹人人的耳朵了。
○鬼臉瓦被打扑在松下了。

——你，他把手向右支着地面待要起來的時候，哇！的聲音一齊迸出了。無數的土靴向着××的頭殺到了。第一靴搗着鼻梁了。陸續的——無數的足聚搗着他的頭的周圍。在返覆地浮在空中的足的下面，××不斷地被蹂躪了。

S 兄——

事件的真相是這樣的。不消說，他們會受重刑吧。但是，其他的中隊的兵士們，不會爲這事件所感動麼？——我一念及將受刑的藤吉鑛夫的母親和弟弟們，便覺得悲不可耐。但是——S——一個事實使我歡喜了。那是——他們也在未裝進大砲之前，先行爆發也未可知的這件事。

草間中尉

藤森成吉作

九月一日的早晨，草間中尉從鄉下的聯隊到東京來了。爲的是要進五日開學的陸軍戶山學校。可是，那一天關東大震災突發了。「暫時休假，請諸君自由行動吧」，學校向學生告通了。

中尉很碰了壁，便去會自動車隊裏的相知的將校了。「召集令向足下下來嘞。」他給告訴了。自動車隊的動員命令是向着原隊下着了的

。(中尉是自動車隊的將校。)中尉高興了。高興在這樣事變的場合，被給與了任務。——但是大抵總想得着學校的承認，四日走到戶山，向了校長(少將)請願。校長却說學校還沒有接到公式命令，拒絕給予許可。於是請託了陸軍部直接向學校發出命令的通知。通知至八日纔到了。草間中尉可以開始到差的是翌日九號。中尉在這四日半間託着福在睡覺裏過去。在這個非常多忙的，將校缺乏的時期。

中尉做了戒嚴司令部附屬的摩托車小隊長，管理十八輛徵發的摩托車。每日從午前八點鐘到午後六點鐘猛烈地活動了。事務主要的是米和小麥粉的輸送。當時在芝浦倉庫(註，倉庫是陸軍用語，由各師團送來的軍用糧秣的集積的意義。)米和小麥粉之外，鯛，比目(魚)及菓物像山的堆積着快要腐敗了。可是一方面却有連一片野菜的葉都沒得入口的無數的難

民在呻吟着。——理由是和從前中尉的不能到差同樣地，因為運搬配給命令沒有「通知」下來。中尉因為看不慣太過於罪過和矛盾，提出把生東西的食物和那主要的食物一道地，不，寧可以上地配給吧。於是被拒絕了，理由是帳簿的整理還沒弄好（換句話說，便是沒有傳票的正式的手續）。在「配給委員」們（由東京市，陸軍部及內務部派來的）看來，官僚的合法性，他們的職務的「無過失」比着民衆的現實是重要得幾乎不能比較的。中尉憤怒了。但是，沒有得着許可，是什麼事不能做了。

但是，不久委員們却反向中尉來懇請生東西的運搬了。原因在於科學的必然性。那些生東西開始真地腐敗起來不能食了。委員們的「無過失」將變成「過失」了。他們急急地慌張起來，當做上部貨物攔在米和小麥粉上面至急搬去吧的懇託了。上部貨物？——不消說，意味

着定規的重量以上。他們事關自己，便忽然無視摩托車的搬運能力和規定了。

老實的中尉又憤慨了。但是好皮氣的中尉，終於接受了一心情願的請求。可是領到了一半腐敗或全部腐敗了的糧食的難民們，不拘中尉們的辛苦，却不覺得歡喜而感到困難了。怨恨了。攻擊了。憤怒了。這是當然的。受着這些委員們的恩賜而壞了身體的難民們，不知有了多少呢！

中尉自有生以來沒有感到這樣的不快。但是，這話姑且就此停止，不，再來記一樁使中尉感到不快的事件吧。

中尉還未從陸軍部接到「通知」在閑散着的時候，就在九月五日，他從戶山原的幕舍（配給事務所）走到田端去。目的是摩托車路的偵察。恰巧那時哇拉比倉庫的管理委員長是同級生的緣故，因而由師團的配給部受了依託命令

的。當時因為赤羽的荒川橋樑修竣了的緣故，要把哇拉比驛的倉庫移於近的場所，但是，因為上野是在燒着混雜着，日暮里又過於狹隘，田端怎樣呢？說着，恰好閑着無事的中尉被派遣了。不，是請派遣他了。

中尉不穿所謂軍服，穿了只掛了劍的略服出發了。養着中間少為中斷的髭鬚，再加上頰和頸長着因忙未剃的亂鬚，想在這裏帶說。中尉這裏那裏地偵察了田端停車站的狀態，認為勉強對付得了。隨後略向着叫做赤木的田端的富豪的門前的台階坐下了。

台階的上面，在鄉軍人們繭眼兒擠着似的聚在一起。剛打過夜晚的七點鐘，他們乘涼之便在議論着種種的話題。其中心題目就是朝鮮人問題。他們像競走似的交談着當時像傳染病似的，傳播着的不逞的朝鮮人的傳聞和親見談了。

『朝鮮人走向那裏那裏的井下毒了，向那裏那裏的難民的集合所擲炸彈了。在其他的地方可怪的朝鮮人把日本人的嬰孩殺死了。在那裏被許多的日本人包圍住，給弄殺了……。』

老實的中尉又給這些無智識的說得起勁的談話喚起正義之感了。在他所看見或知道的範圍內，這樣的殖民地人民的陰謀和殘虐都是一點影兒沒有的。只有日本人迫害和虐殺朝鮮人是可怖的事實。

『啊啊，日本的民衆真沒有辦法。……』

中尉爲要擊退台階和其周圍的人們的誤解和幻想開始說明了。所謂朝鮮人投毒進井裏的是把因爲水龍不通，日本人把漂白粉投入髒污的井裏的事誤解了。所謂拿着炸彈的是把罐頭看錯了。家屋之類的爆發了的，不是朝鮮人從外邊弄出來的，而是飛火落在容易引火之物的上面。殺了人的是日本人，只有朝鮮人纔是到

處被幹掉呢。這些正確的情報，很多的集到中央來着。日本人如果是大國民，爲什麼沒有更加鎮定的，冷靜的判斷呢？……。

在鄉軍人們在這個突然的抗議者——中尉之前次第地沉默了。但是，決不是心悅誠服的事，那可疑的沉默在雄辯地訴說着了。

中尉約略把事實說明，便離開了台階。他爲着報告偵察的結果沒有那樣的從容的態度了。

但是，他一走開，立即從背後聽見「噲，噲……」的叫喊的聲音了。回過頭來的時候，不知幾時二個衛兵（新兵）追下來了。在鄉軍人們跟在後面如雲似的擁擠着了。

『什麼叫噲，這東西！對着上官。』

中尉叱了一下。衛兵們稍退却了。但是，背後的黑雲不肯答應。

『這傢伙，一定是朝鮮人穿着日本將校的服裝！』

『對囉。而且要欺騙我們。要不然，沒有那樣地幫那些東西們說話的道理！』

『臉孔就是朝鮮人的賤相。』

『戒嚴令宣佈着的時候，如果真正的將校，會穿着略服之類麼？這就是贓真賊現的證據！』

拿着棍棒和武器嘩嘩的罵冒着喧鬧起來，看着這些殺氣騰騰的羣衆，中尉不覺悚然了。如果上了這樣的傢伙們的手裏，不知將被弄成什麼樣兒。在這一瞬間，中尉後悔着自己的剛纔的無益的訓戒了。羣衆跑來看他的樣子了。

碰巧這時候，幸運降臨於他了。是松本的第五十聯隊向停車站到着了。他一看見便趕快飛跑上去請求參謀給他證明。參謀應了同僚之託向着民衆證明，並借給四個兵士與他了。

中尉道了謝，斜睨着羣衆，在四人的守護裏走上動坂去了。

『已經走到這裏很妥當了。』他想。跟着硬辭回那遵守上官的命令，還要再送的兵士們了。

不久，到了將降下白山的坂的時候，像窺見他膽了獨自一個人似的，七八十人的新的羣衆再追上來，即把他包圍了。中尉又是厭惡又是恐怖。看見傍邊剛有個警崗，他就努力退近那裏懇着警官保護了。但是，這個人民的保護官並沒有答應。說着作算就答應，在自己的力也是辦不了的了。再被中尉懇請的時候，說了一聲那麼，便去找了二個步哨來了。中尉一面倚賴他們的警備，走向附近的衛兵處請求保護了。

那裏的主任的曹長窘抖起來了。爲什麼呢，因爲羣衆愈益增加，又氣焰增長起來，有的亂七八糟投擲着瓦礫，有的揚着鯨波的聲音像地震似的把用做衛兵處的民房推撼的噦噦作響

的緣故。曹長恐怕連自己都捲進漩渦，於是派了六名護衛兵把中尉移到警察署去。

在警察方面聽了中尉的身世很是覺得可憐，趕快把羣衆中像主謀者的傢伙抓進一個進來和中尉對質了。中尉向着那人詰問了要加害於他自己的不是不應該麼。那個被抓進來的肥胖的，赤色臉孔的男子却傲然說他自己是××大將的外甥。而且像要是這樣的人的外甥做什麼也是一樣地，判斷也是不會錯似的，頑強地主張中尉是個假的將校了。但是，終於給中尉的證明打敗了，有點悄然地退出署外去。羣衆也喪失故意滋鬧的元氣紛紛地散去了。

中尉受着兩名衛兵的保護，好容易回到戶山原來。這是翌晨的五點鐘，已經是樹木和家屋的容姿要在微弱的曙光當中復甦的時候了。

這夢想不到的危機的經驗，把種種的事情

教給中尉了。第一，他呆然於日本的民衆的無智和愚昧了。其次對於救了自己的生命的將校這個地位更細味着感謝的念頭了。但是，後來在指揮着摩託車隊的當中，新的知識把他的觀念推翻了。爲着配給委員們的誠意及民衆的窮困麼？——不是，在這以上地啓發了他的，就是高等機關的高等政策了。

恰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是這些（高等政策）的表現一樣，朝鮮人迫害也不外是其中的一個。民衆不知道這個，即中尉自己也不知道這個而訓戒着民衆，反將陷於陷穽。這樣的場合，錯混進被追求者之中，但最後，偉大的手，不管你中尉大尉，別擇是沒有的……。

知道了這個深刻的事實的時候，中尉把直到現在那樣的服務於軍隊的意志喪失了。而這樣的將校在軍隊是沒有用的了。從這個機會以後，他便跑出軍隊，做一個新的革命者而出現

了。

御 加 代

西澤隆二作



實在說，御加代決不是傑出的女人。但是不知不覺之間無用的溫柔被剝削着，臉孔全部鐵似的被鍛鍊着了。

就是那一天的早晨也是如此。是時鐘打了四點沒有多久的時候。御加代醒來的時候，房

屋的四周已被警官包圍着了。

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的早晨。她在丈夫啟吉被從寢床抓去之後，關好了外戶茫然蹲在入口的暗黑的三張席的房子裏。

雖說是四月，早晨還是很冷。御加代把睡衣的裙抓攏了。

二

瀨木啟吉是個在S製作所作工的金屬的勞動者。今年二十八歲，夫婦結婚以來是第九年了。兩人之間有了今年八歲的阿清——所以今晨應該上學——和五歲的照雄。御加代自從啟吉投身運動以來，已經是一個人守着家裏和小孩子生活慣了。

尤其從去年的秋天，S製造所發生爭議以來——那時候啟吉做着爭議團長——那是更加

甚了。最近在那三●一五事件（日本搜捕共產黨事件——譯者）他也被抓去了。御加代獨自一個人守着家裏正在想着這一次時日也許要長久了，可是在四五日前竟會突然回來。正在事出意外，更加放心的時候，又出了今晨的事體。

『真是欺人太甚。把人家的丈夫當什麼。』

過了一忽，御加代站起來走向廚下去了。

狹隘的廚裏收拾得井井有條。只要生起火來便萬事齊備。攔在倒水地方的洋鐵桶裏昨天夜裏瀘過的水，——這裏是海岸地方因為井淺的緣故，飲用的水都須用沙瀘過——冰冷地盛得幾乎流溢出來。冷的潮風在早晨的時候透進塗着蠟的「障子」的間隙來了。

御加代蹲在那裏不知不覺在看着竈下的火的候，方纔剛關好的外戶的外邊聽見足音響了起來，砰砰的打着門了。她說：

『畜生！又來了啦。』她驟然變了顏色●

怎麼辦呢，一面想着把傍邊的火箸握將起來。

『喂，這裏開一開。』她赫然生氣怒聲答道：

『這時候要來幹什麼！』

『並不是，麻煩的事喇。』別的一個聲音說。

『不見面，不是說話什麼都不能夠麼？』

又別一個聲音說了。戶外站的似乎有三個人。

她提着耳朵了。打門的聲音繼續着。恐嚇的聲音和安慰的聲音雜着了。停了一歇她說：

『討厭呵，我，趕快回來好了。』

『哦，不要這樣邪推測，……噲，請你在這裏略略露出臉兒來呀。』

『就是這樣的死躲在丈夫不在的寢床也許沒有辦法吧，哈哈……』

御加代在想着，如果進來便把火箸刺他吧

『喂，開門！不開麼？』最初的可怕的聲音又怒號了。又在踢着門了。

『是石井那個傢伙吧。』御加代這樣想，那東西是個在鼻底下養着一點髭鬚的，矮小的傢伙。地位是最上的，但是平素就是來到組合裏也不大說話的傢伙。

御加代站起來走到門口了。

『你們未免太過不中用喇。

如果有事在瀨木在家的時候來說好了，等家裏光顧着一個女人的時候跑來胡鬧是卑劣的呀。』

她這樣說了，自己也躺在睡着的孩子們的傍邊了。

蓋着被一聲不響了。

三

過了一歇，鄰近的長屋開始開門了。聽見了這裏那裏在準備早餐似的樣子，御加代感到缺少什麼似的寂寞了。

她爬起來窺伺般地開着外戶看看。在等待着傢伙們三個人從那未全開的門戶把她擠開跑進來了。

【喂，把家裏給看看吧！】

走在頭前的鬍子（石井）說。那傢伙變了眼色。御加代眼睛不瞬地瞪視着那傢伙的脹着青筋的臉孔。

【大嫂，那未讓我們略為把這裏瞧一瞧吧。】最後跑進來的胖子說。

【任便吧！……屋裏被你們隨便亂動還擋得住麼！】

【不要板着這樣可怕的臉孔呵。】斜剪着頭髮戴着金框眼鏡的說了。

鬍子連着靴子爬上房子去的時候，其他的

傢伙們學着他像狗似的遍房子裏搜探了。

一個傢伙望上柱子說：

『那個插信筒有些可疑』

其次的傢伙在唐紙障子的蔭裏側着首說：

『這個「戶袋」(設在門邊用來收藏外側防雨的門板的東西——譯者)終有些可疑。』

『這是常有的手段。』

『在舊棉被中吧。』

『暗藏在茶筒中吧！』

隨後從當舖的票子到電燈費的收條都一一地展開皺痕檢閱了。

擱在阿清枕邊的赤色的皮篋也被翻轉了。還未粘着手垢的尋常小學一年用的讀本飛出來了。

御加代看見了這個便說：

『你們是以窺察他人的顏色做交易吧！如果家裏藏着什麼東西，我的臉色總會變吧、胸

腔總會跳吧……我還是一個女人呵。看見這樣泰然的樣子，應該可以曉得一點呢。』

孩子們爬起來了，站在母親的腋下炯着眼光。偵探們拿一着張消費組合的明信片回去了。

四

那天的傍午，御加代一辦完了阿清的入學式回來，便趕快帶着照雄到警察所去。

通過門房的時候，警察瞥然用着白眼仰望着她這裏。御加代一聲不響地匆匆走了過去。

登上裏面的暗黑的鑰形的塵埃布滿的樓梯，恰巧啓吉坐在講堂對過的高等室裏。

主任行田站在傍邊背着手現着很不高興的樣子。

『不曉得哩，沒有理由哩……我只奉着上司的命令。』

啓吉在眺望着窗外那方面，他一看見站在樓梯那裏的御加代，遠遠便望着照雄笑。

夫婦在密談的時候，行田在一旁的桌上颯颯地翻着書類，時時用着橫眼睨視兩人的樣子。

火爐裏面，水壺在從窗玻璃透過來的微溫的日光中吐着蒸氣。

御加代一辦完了事，爲免遺忘起見，便把那些所說的事一件一件記進腦中去。

接着問道：

『那末，只有氈子就好麼？』

出警署的時候，剛纔的警察又露出了白眼。

五

過了幾日。有一天，石井買了糖食之類來

給照雄了。

『對於令郎們是可憐的呵，這也是沒法的
。……因為職務所拘呵。』

聽了這話，御加代生氣了。

『等到現今來說這話，不如當初不把人家的
丈夫帶走。』

夜晚田島來訪的時候，一說到這話他就笑着了。田島是一個和啓吉在同一個工廠做工的年青的勞動者。

『啊，臨要走的時候』御加代略為放低聲音說，『取出了裝在奇怪的信筒的東西，說：這個還你。我覺得奇怪，……待要伸手去接，但是因為石井的樣子有點可怪……』

『是怎樣的東西？瞧見了麼？把裏面的東西。』田島從那在昏暗的電燈底下正在讀着的晚報舉起臉來說了。

『總是從屋裏拿去的東西吧。……可是，

奇怪哩。是在什麼時候把那樣的東西拿去的呢？是從未見過的东西喇。』

御加代臉上陰鬱起來，把針翳的手停止，巧妙地把線用齒咬斷了。

『把那個帶回去麼？』

『啊啊，爲什麼？……』

田島依舊支着頤緘默着。

『我和他說，我又未曾交手，要是瀨木自分交你的，瀨木回來之後自己會接受呢。』

『回得好。如果接受，那就成了證據呵。』

『就不是家裏有的也可以麼？』

『唔……髻髻各處都上了這個當。剛剛家裏人接受了的時候。』

御加代以爲事有可怪。但是，立即感覺到被掘在自己的足邊的陷穽了。

她脫下指輻（針翳時用以推針的手環——譯者）在粘上唾液。

【那些傢伙也是在主人不在家的時候跑進去的麼？】

田島默着。孩子們都熟睡着了。

六

御加代的生活，一日一日地痛苦了。

啓吉不但沒有回來，就到警署訪問，連所在的地點也不肯告訴了。

她回母家相量去了。父親是早死了，母親依着她的哥哥，但是，哥哥也是在町裏的消防署做事，自家的生活尙且時憂不給的。

上了年紀的母親夜晚之類時時跑來看視外孫們的情形了。

御加代自朝至暮繼續做着針黹。兀兀地做着每日縫成一件棉布衣服，總是貧乏長屋的針黹——還不夠母子三人的飯錢。

每逢下雨的夜晚孩子們老早就睡覺了。她獨自一個人在做着針黹的時候任你怎樣地在提起勇氣總是提不起來終於獨自地哭了。甚至自己也明知這是壞的，也曾想過這次啟吉出來的時候請他再不要再做運動一類的事了。

最壞的是瀨木等在的時候有了千三百人以上的組合員，自從黨，組合，同盟被解散之後，一日一日地散去了，現在甚至維持分會的事務所也是很難的樣子。

病了許久的田島獨自一個扶着病後衰弱的身體躍起了，但要恢復一度崩潰了的勞動者的氣分，耐性的不斷的努力是必要的。

御加代在一傍看着也覺難以爲情。

但是，無論在怎樣頹喪的時候，一聽到年青的組合員們跑來談着重新組織起來最近的運動的話，示威運動及演說會的話之類，她便自己也覺得興奮起來了。

一日。是入五月以來的好天氣的日子。她從早晨頭痛起來有點銷沉了。想去訪問許久沒有去過的瀨木的本家了。

午飯之後匆匆收拾了器具帶了照雄出門去了。

鄉間麥穗已經長得整齊了。森林，一區一區的園圃，浮在青空的白雲，在這樣的景物之中沿着畔道走去的時候，她微微地覺得眩暈了。晒着近初夏的燦爛的日光，她自己也覺得近來身體衰弱了。

啓吉的雙親在相隔約一里的地方做着農民。啓吉之外還有許多兒子，現在是只忙迫於飼養兒子。

在啓吉還沒有參加運動的時候，每月也能夠幫些費用，自從不能幫送費用以來，自然親子之間也疎遠了，平常是大往來的了。

御加代想，這次啓吉的釋回還很遙遠，並

且如果和雙親說說話，許會換換氣分也未可知的了。

走上了神社橫頭的阪降下低阪去的時候，今年十六歲的啓吉的第三的妹子在木蔭的洗滌場傍邊堆上一堆粗衣在洗着。水每被撥動便搖着淺綠的影。

姑娘看見御加代也沒有特別高興，只從水中用着執拗的臉色仰望着了。

『你好，久姐怎麼樣了？』御加代說。忘記了笑似的姑娘緘默着背轉臉了。

七

御加代渡過屋前的小溝走進屋裏去的時候，剛剛婆母在沿着溝張着鐵網的雞埒中換鋪藁草。

婆母一覺有誰走進來的時候，便伸直了腰茫然凝視着御加代的臉孔了。接着用 沒有氣

力的聲音說；

『啊啊，你麼……御加代麼？』

深皺的眼日見溼潤，面上擦着古舊的魷乾似的白粉。

御加代待要行禮，但是未行禮之前，婆母喃喃地繼續着自語似的在說了些什麼了。

『阿久昨夜回來了喲。』

『久姐是到什麼地方當差麼？』

御加代疑訝似的說了。婆母張着呆滯的臉孔，不快般地瞬眄了眼睛了。

父親不在家中，從早晨爲着阿久的事情到橫濱去了。

兩個人坐在日光很好的簷下說着話了。

『真是，那個丫頭真沒有辦法。』婆母又提起這件事了。『特意地，你，這次先方聽說是喜歡使用的，却驟然說出是由自己不高興，對於先方什麼也不說地逃了回來呢。』

隨後母親用着老年人的愚癖一件一件地數說這次阿久的主人是怎樣好的事了。

阿久把粗衣堆在車子上自己拉了歸來。把車把靠住雞埕傍邊的木，重新把繩掛了。

給日頭晒過的那副手足，和男子沒有兩樣。只有水浸腫了的脛部多少有點姑娘似的圓味，但是不能想像她是個到昨天為止在橫濱——縱使約一個月，——做了下女的姑娘哩。

御加代遠遠地望着那個說了。

哦，什麼嘞。……如果自己這樣地討厭，就是不硬使她去當下女，也會懂事嘞。』

『要老是那個樣子，嫁給人也沒有人要的。』

『再過二三個年頭，自然會改變呵。總之，年紀還小……什麼嘞。久姐……』

『也許不是什麼時候都是小孩子了，口口聲聲儘說小孩子小孩子』母親說着這話的中間

，忽然噙着眼淚。

『稍爲替父母想想好了。就是對着村裏的人們從父親起沒有臉孔去相見。』

御加代緘默了。實際阿久在這次以前也會二次出去當下女了。但是，都沒有忍耐過三天在村裏甚至風說她手癖壞。但是本人對於這樣的事是泰然的，只要讓她在園圃的當中，便一聲不響地拼命工作着了。

她很不注意母親和嫂嫂在說着關於自己的事。濡濕的足仍然穿着藁草履從『土間』走上『納戶』來了。

御加代從背後叫住她。

『久姐、請到這裏來吧！』

阿久也不回答的走了進去。母親痛苦地別轉了臉孔。

『就是那個樣子。從昨夜起，無論我說着什麼，回答一句都沒有。』

御加代感覺到無論走到那裏都是充滿着苦痛的事了。

直到黃昏，終於沒有提起啓吉的事。母親略問了啓吉的事的時候，她是只說了一聲『哦』。

但是，只有照雄不管這樣的大人們的氣分，因為走出許久沒有到過的青青的原野，很高興了在桑園中追逐着雞。但是，不久因為玩耍得疲倦想要睡覺吧。走到母親的傍邊。臉孔一着衣裾便睡着了。

『早點回去吧，照雄像頭先似的不讓母親跑先吧！』

她一面說着這樣的話從黃昏的村道回來了。

八

我從被捕以來已經五十日了。今天始能寄信。給你因為不知道寫什麼好呢，你現在怎麼樣

了呢，你會覺得我所寫的信有些奇怪也未可知。

和你在××署見面了，從那時候到五月五日在那裏呵。

從那時候就移到了N 刑務所來決監了，十三日移到T 刑務所的未決監了。在這裏始入浴，理髮，寫信，運動，一切什麼都能夠做，比着警察署非常地快樂。請放心吧！

在這裏送監的東西，無論什麼都能夠。

『辨當』，麵包，點心，生菓等等，想食的東西都能夠食。

又，因為我想暫時不能回去，所以後事用書信預託田島君和M君了。

因為再不能靠着父親那裏，實在你開開寄宿舍好不好？

我想如果有五六人寄宿，便可以養育孩子吧。

關於幹這個營生，被褥有在分事所務裏。

可以借用吧。

務請做這樣的生活看顧孩子，不可以麼？

還有種種的相量，務望來這裏會面。

還有公司方面怎麼樣了呢？

不寄寄書籍給我麼？無論什麼都行。因為寄信困難，請送些錢來。

E君，O君，其他各人的住址請示知。

這次到來會面的時候，請把在這裏的東西全部拿回去。

所以請帶給替換的衣服來。

以上的事請寫回信來。那寄宿舍的事好好商量着，如果決定，請馬上回信。

請在最近來會面告訴我家裏的情形。

孩子好麼？清子上學校麼？總之孩子，也有孩子的種種擔心呵。請你不要太責罵孩子，充分地注意孩子的教育。

怎麼樣呢？親父有看顧麼？

寄宿舍的話如果進行順利就安心了。

種種地帶累你，對不住，後事拜託你好好處理。

御代君鑒：

啟吉於T 刑務所
五月十五日午後四時

九

啟吉一度寄來書信之後時時日寄來了。

但是，生活方面只積下房租也比前更苦了。加之，今年的梅雨期雨下得很多。從未入梅之前下起到梅雨期過後還下着。

阿清鬧要買朋友穿着那樣的外套給御代代叱罵的時候一聲不響地撐着傘從後門出去。

她是個極寡言的孩子，可是因為沒有洋服緣故停止去旅行了。

一次有了這樣的事。那前晚啟吉的舊友從

東京來訪宿在這裏了。孩子們已經睡覺了。

翌日早晨阿清醒來的時候，恰好看見自己的面前父親的頭從被裏窺着了。

『是父親呀！』她想。但是，她仍然跑到外面玩耍去了。

早喝的時候回來一看，母親和別處的男人一邊喝着茶在說話了。

她站住在進口說『不是父親呢。』

啓吉寄來的信裏有這樣的話了。

（因為我不在家，也有悔恨的事吧。也有不痛快的事吧。）

讀到這樣的地方，御加代儘管墮淚了。

最初的信到來的翌日，她趕快籌了款去會面了。但是，因為碰着裁判所的審訊沒有會到。她只從外面略畧的看了刑務所的樣子便回來了。

在最近的信裏，啓吉這樣的寫着監獄中的

生活。

——我所住着的是入口五尺深九尺長方形的地方，天花板是白的，入口的門扉有着小窗。反對方面是有窗的『板間』（沒鋪席的房間）席一張。這就叫獨居的房子。

還有被套二枚，被一枚，蚊帳一領。

這裏面有廚房的設備，有水甕，洗面器，等等，又有從食事所必要的膳盤到飯碗，茶杯等一切東西。

到了近來，桌上擱着石盤了。

早起是六點鐘，夜寢是七點半，這一日之內，在橫五尺直九尺的一間，究竟做着什麼呢？

每晨一回擔任的看守先生來問一日的希望的事。這時候提出（診察，購求，書信一切的希望）一切的願望。

這是每朝行着，運動每日一次（約十分鐘）

(希望多運動一點) 這中間在石盤寫着玩，讀書(書籍可以自由地讀)等等。

這樣那樣地做着過了一日。這一日的生活後來再說。

由入口的門扉的窗不論日夜，看守者在窺察着。(穿着那樣嚴肅的官服)

總而言之，思索着種種的事情喲。因為沒有說話的對手呵。

疲乏了，就這麼多吧，下次緩緩的通信。
(後略)

+

到了夏天，暑熱肉迫着簷前了。御加代想到薄暗的監房的暑熱了。被圍於三合土的高牆的這個建築物，就是想一層也要乾竭了。

啓吉時常寫着『——我想孩子會去運河及

池中游泳，這是非常危險的，請你特地給注意吧』這樣的話寄來了。

從來是個擔心兒子的人，在監獄裏頭，便更加擔心似的。御加代甚至時時覺得啓吉過於掛心家裏的事了。

有一次，微紅着臉和田島說了這事。田島笑着了。

『當然的啦。擔心着呵。此外沒有別的事想，而且，丟着這樣小的孩子……哪照雄。』

這樣的說着田島用着粗厚的指尖突抹着照雄的面頰。

田島也較着春天看來完全身體壯健起來，恢復了元氣。他把組合的事務差不多獨自一個人什麼都幹着了。而且涼風一起，去年秋天的S製作所的爭議的一週年紀念近在眉睫了。爲着那天的計畫也不能不急行準備了。

有一夜，御加代和田島談着爭議的時候的

話了。

御加代感覺着，月日的經過之速吃了一驚了。就是啓吉不在以來也已經有四個月了。

去年這個時候，恰是組合最強有力的時候。——縱使其力之中有了多少後來被清算了的謬誤——事務快速地處理下去。就是警察也不容易下手。瀨木的屋裏終日看見年青的元氣壯旺的勞動者們的臉孔了。

在工廠地帶的當中，建築勞動會館這個要求自然在勞動者之中高漲起來，基金募集着，五千元的基本的大半已經積聚着，地基也已購好，設計圖交給了包工者之手的也在這個時候了。

從壁間取下紀念寫真一看，快要忘記的人們的姓名在看着臉孔的中間記起來了。

『這個人現在怎麼樣了呢？』

『被捕了喲。』

『這個人呢？』

『這傢伙因為並且避忌徵兵而流亡了』。

這樣的一個一個分開來看的時候，在這裏（寫真）的人們的大半不是被捕，便是失蹤了。

寫真上除了分會旗和組合旗之外。處處立着小的白旗。

白旗上用小小的羅馬數字寫着爭議開始的日子，休戰的日子，再行交涉的日子，拔劍事件發生的日子，最後的勝利的日子之類。

啓吉也一端穿着 Inverness（外套的一種）仍然歇着右肩，暢適似的縮着頭。

十一

紀念日那一天御加代在家裡擔心會的進行。晚上八點鐘左右有個穿洋服的高高身材的男子來訪了。

『我是從本部來的。』那男子說。

『剛纔到分會去了，但是鎖着門不能進去
呵！是在什麼地方開會呢？』

『呵？……說是在分會開會，大家都去了
哩。』

男子站在暗黑的入口。

『被拿去了麼？』自語似的說了。御加代在
看着那個男子的臉。

『是這樣的情形了麼？』

『站着的雖然是偵探。……就是這樣，一
個人也沒有可是有些奇怪。』

御加代也沒有很大的確信的說了。

『不是變更了地方麼？』

『這樣的說過麼？……開始』

今夜的開會最初是打算開演說會及演劇之
類。但是，結局，這是現在的組合的力量所做
不到的。所以，今夜只預定招集和爭議有關係

者的重要分子在分會的樓上開茶話會。

這和警察，就算非公式的是得到了解的了。

當御加代和本部的來人兩個人站在入口想不出好辦法的時候，又有兩個不相識的走攏來了。這些人是特地發出通知老遠的請來參加今夜的會的了。

御加代把大家都請上屋裏來，約一點鐘請他們等待了。

從什麼地方都沒有新的勞動者來了。

『是被拿去了呢？』一個說了。

『有點像哩。』

『不是在什麼地方開着吧。』

三個男子話數不多疎疎落落地談着了。

但是，因為大晚了從本部來的先回去，贖下的也就陸續地回去了。

御加代想到連特意的紀念日也被壓迫散的事體覺得憤恨了。恐怕還有誰來，注意着入口

坐守到深夜了。

一點鐘打過了。田島和一個年青的勞動者走來了。

『怎麼樣了呢？』御加代望着兩人的臉孔說

。

田島沒有開聲了。只板着蒼白的臉孔了。
御加代也終於噤着口了。

等待吧！努力吧！

從困難中築起新的組織來！

只撒了傳單是要關十五日的，

就使不是當場捕獲，用着負責者的理由，
也是從五日到十日的。

產業合理化的波浪打到每個角落裏來。
甚至我們這裏也有說要組織單獨組合的東西。

今日，工場之中是荒廢得像寺院的庭裏，
工廠新聞甚至從什麼地方都不來哩。

等待吧！努力吧！

集合被打碎了的舊組織的破片，
從困難中重新地築起堅固的組織來吧！

賣淫婦

葉山嘉樹作



如果我在下面記下來的事情，有人問起“那是事實呢，還是幻想呢，究竟是那一種呢？”那連我自己也不能斷言究竟是那一種。就連我自己，對於那個問題，這樁事情，在這十年中間，有的時候忽地這樣想“我也是個可怕的事情的經驗者呀；”有的時候又覺得“但是，這

樁事情豈不是僅僅我的幻想而已麼？不是僅僅覺得那麼樣而已麼？不然的話……”這樣的，我也不明白這究竟是那一種，可是這奇妙的回憶却日見濃厚地，精細地被銘刻在我的一部之上了。但是，我不是在辯解，在我們這世界上恐怕到底不能以筆墨來形容的不可思議的事情比着可以用筆墨來形容的，着實要多些哩。譬如一個個的人，也不向誰說，也不向誰寫，把許許多多的祕密的奇怪的事件深藏在胸裏，或者竟忘掉而死去的，一直到現在為止不知正有多多少少呢。就說我吧，也曾遇到許多比現在將在這裏寫出來的事情還要百倍地不可思議的，不會有的“事情”過的呀，而那些事情雖然或是很有趣的，或是含着“什麼”意義的，可是無論怎樣的努力，也終於寫牠不出的。就是全然不以當局的檢查或者會通不過爲問題，即使自己想祕密地寫出來也是辦不到的，所以這還有

什麼法方呢？

但是，無謂的楔子竟寫得很長了。

那時候我還是個極放蕩的青年。一般船員所慣穿的青色勞動服，也是我當時的唯一的衣服。

我約在半月以前，剛航完了“佛蘭登”的歐洲航路回來的。船是入了船塢了。

我很喝了些酒。時候是蒸熱着，含着塵埃的七月下旬的薄暮，是的，還記得是一九一二年的時候。讀者呵！因為不是預審的調查書，請不必過於精細的深究罷。

我在那噴噴地蒸熱的洋梧桐樹下的步道上散着步。因為是在橫濱的美利堅碼頭的緣故，所以樣子有些奇突的人們，有許許多多在很神氣地逍遙着。

我那時完全忘記了，我是屬於怎樣的階級的，“平民——那是我的渾名——那豈不是失

禮之至的麼！”之類的事情，我完全忘記了，却在那裏走着。

真不愧是外國人，穿着看看也爽快的清楚的衣服，有許許多多在那裏散步，還有無論如何我怎樣地自矜着，怎樣地拿出勇氣來，也不是可以挨得近去的日本的姑娘們，也在那裏散步。像這樣美麗的——一句話說，像樣子間（Show-window）的內部一樣的這美麗的散步道上，在這散步道上，我也在一起，悠然地，彷彿欲表示我的青色勞動服似地，昂着頭，把手插在衣袋裏，唉唉，說出來實在是可恥的話，在那裡我也逍遙自在地在那裏散步。

但是，這時候我如果明白地意識着自己，那我總不至於故意地去演這丑角的。我當時的確在想着“什麼”似的，但當時做我的思索的題目，縱使那時我豁地想到，自問一下，“直到現在到底在想着什麼呢？”的時候，怕也是

想不起的，總之是快得連記也記不起的，同飛行中的推進機一樣的“飛快的思想”吧。但是，那時候彷彿連“豁地”也沒有想起。

客觀上是顛頂得可厭似的，用把確實的步調在走着似的，而且同在 Saloondeck 上逍遙着的一等船客似的儘在一處不知道逍遙往返了幾次數。

電燈亮了。接着稍稍暗黑起來。

我走到了一邊是公園，一邊是中國街的一條單線電車路的丁字路口。如果那兒沒有使我吃驚的人，我是不會覺得到那兒便是丁字路口的。但是在那裏卻閃出了一個人來，將我平時所抱的“在這世上來理睬我的傢伙，怕一個也沒有的吧”的觀念打破了。噲，年青的！”一個男子說着，不知他是從那裏跳出來的，險些兒碰着了身體般地貼近站在我的身傍，用着壓榨似的小聲呻吟着說：

“毬，看看吧！”

我茫然呆站在那裏。我因為過於出乎不意了，所以把那人的臉孔死瞪着幾乎穿了窟窿。那男子卻有着一張細小的蛞蝓似的臉孔。我不明白他要我做什麼。因為無論怎樣看來，那傢伙不是個女人。

“幹嗎？”我急急地怒叱着。這樣一來，和我的聲音同時像跑來的僕役似的兩男子跳了出來緊緊地握住了我的兩手。“‘對手是三個人呀’，我一聲不響地想着。——這事情倒有點麻煩哩。先打發那個呢，弄得不好，這一架便算我輸哩，預先做着作戰計劃再幹吧，好麼，平民！——我像被塑着似的站着想。

“噲，年青的，你沒有意思拿出二毛錢來買着青年人所能享的快樂？”

那蛞蝓似的男子退走了一步這樣說。

“究竟是什麼呢，你們？第一，什麼是什

麼，說話不是完全不懂嗎？在和人說話的時候，應該用着對手人能夠回答的說話法纔對呀。要打架便說打架，做盜賊便說盜賊不好麼。’

“不懂，應該是不懂的，因為事情還沒到時候呢，但是，總帶着有二毛的吧。”

我從衣袋中盡把所有的金錢抓出來給他們看。

因為是不想再飲了，剛從酒店付了帳出來的，所以銀銅幣混在一起約莫也有七八角錢的光景。

“唔，還有得多哩。好，這是電車費。”

於是我只留下了一個一角的銀幣，其餘的通通被捲去了。

“怎麼樣？去吧？”姑蠃問着。

“不是已經付了觀覽費了麼？”我答。“這裏來吧。”抓着我的右腕的男子說着，前進了。

我十分地警戒，這傢伙們三個人，要了我

約五角多錢的觀覽費，究竟有什麼拿給我看呢？而且傢伙們是先收着費的，如果我混混然真在想看到什麼之類，那會從眼睛看見火花也未可知。從我未碰着蛞蝓以前，從我不知道什麼以前，——這傢伙們不要是跟着了我來的啦！——

但是，我，不管注意不注意，當然看到了價錢得和付過的金額相當的東西了。從我的眼睛裏也沒有出出火來。兩個人走向中國街的方向去了。那裏有許多好像是和外國開始貿易的時候便被建築了似的，古舊的磚築房子並列在那裏。和香港與加里加答那些中國街同樣的空氣在這裏也在漂蕩着。而且這些都是不知是住屋呢還是貨倉的建築。兩個人轉了幾個彎之後，就從十字街走進第一家——這一家也是不曉得有沒有人住的房子——的鄰家去。從方向和步數想來，那裏髻髻是剛纔我正像一隻髒污的

孔雀似的在那裏散步過的海岸街的後街。

我們走進去的門是一半銹住了，一半剛容一人出入般地開着的一扇門。一進門裏，便有如山般的塵埃堆積在那裏。不曉得這些塵埃究竟是從門外拿進來的呢，還是從門內的什麼地方掃出來的。塵埃下面，有一隻垃圾箱破壞着照舊被壓置在那裏。但是，上面是裸露着的塵埃。那是我在走進門的當兒感到的，就是這門，這門究竟是那一間屋的門呢，這一個門的緊要的對象的房子是沒有的。從堆積着塵埃的約五尺寬的空地起有三條坑道似的小路，橫在那裏。

一條在正面，一條向左邊，都在盡着前後街關係的後街的職務。還有一條，向右約走了五丈，再以四十五度的角度，向着和任何一條前街也沒有關係的，有金庫之感的建築物，像偷偷地抓撲在壁上的蝙蝠似的斜斜地緊貼在那裏。那如果是在日裏看來許會沒有什麼不可思

議，不過以為是附在倉庫的非常樓梯罷了，也或許不會那麼的留意的，但那時候我實在是感到了像被一把白刃攔到了胸膛似的那種戰慄。

我有了預感了。一走上這張傾斜着的樓梯便可以進入倉庫的裏面。那裏一定設着一天入去之後就無論怎樣再也出不出來的裝置，那裏一定以支那為本場的六神丸的製造工廠。我這一回是一定會做成六神丸的原料在那裏要活着的被取去苦胆的了。

這裏大約有些動力線從什麼地方引進在那建築物的裏面，我這樣想着就向上面望了一望。大概是通着不至於死的電流而將人觸入電網後被取去顫動着的生胆的。因為不是這樣，製出來的六神丸的效力便會減少，但是——我在走上樓梯的當中繼續思索着——起死回生的靈藥的六神丸，在其製造的當初，公然背叛其存在的最大而且唯一的理由的生命的回復或持續

，而反要殺戮生命纔得成立。要是這樣，“那六神丸自身究竟像一種什麼東西呢？”“何以那是必要的呢？”那不是宛然像現在的社會組織麼？××××××××××。

但是，我們終於翩翩的登場了。

二

那裏是間奇妙的房間。是間有鱷的罐頭食物的內部之感的房子。除了低低的天花板，地板和四壁以外是什麼也沒有的那樣空洞的，濕漉漉而也黴臭的房子。從室的中間只有一盞唯一的電燈像落葉掛在蛛網似的昏昏地垂下，點在那裏。漆布 (Linoleum) 像膏藥似的在地板上處處貼着。桌子和椅子都沒有。蒸熟得怕人，體中好像生了惡性的腫物似的漉漉地滲出汗來，但是不知怎地却又覺得有些寒冷似的。除

了黴臭之外，有種使胸膈作惡的臭氣間歇地撲到鼻端來。那種臭氣，覺得霧靄般地有着影兒似的。

如果是鋪着“疊”（席子）的話，也許可以鋪上百張席子的房子，可是只用着髣髴是五燭光的電燈的光，所以比監房裏面還要暗黑。我在入口站着，不久習慣了暗黑。在以爲像什麼東西也沒有的室的一隅有了一團什麼東西。那看來活像被啤酒箱的蓋呢不曉還是什麼東西支架着站在那裏似的。從那蓋向着一方遮不盡的部分，有二三尺的東西裸露着在那裏。但是，總看不清楚。總因有了太遠的距離，又是暗黑的緣故，但是我却把全身的神經集中到眼睛上來，瞪視着那一團東西了。

我抖抖擻擻地身體震戰起來了，到底站立不住了。我倚到了後面的壁上。勉強把想坐下去的心忍住，用着戰抖着的兩足支撐着。因爲

眼睛更習慣了暗黑了，所以知這從蓋蔽裸露出來的東西却是赤裸着的人的下半身了。那是除去了六神丸的原料的不用的部分！

於是我有一種自暴自棄的力量湧起來了。感到有結果那帶我來的男子的性命的義務了。那成爲義務以上的必要而不可抑止的事情了。我從上衣的袋裏偷偷地握着短刀，在窺察着站在我身旁的這個破落戶惡漢的樣子。那傢伙也在看着我，突然開了口說。

“到那兒看吧。隨你歡喜的那樣做着好啦，我呢，在這邊給你巡巡風哩。”這破落戶這樣的說着，走下樓梯去了。

我感到爛醉了似的氣分。我的心臟比我更慌張着。像被痛毆之後似的，頭及手足的關節都感到痛了。

我慢慢地走近前去。一步一步臭氣很很地襲着鼻端。我心裏想那果然是個死屍。但覺得。

又可以聽出一種極其幽微的音息似的。但是，沒有這樣傻的事情的。說甚死體會吐着氣息？——但是那音聲却總是氣息似的。呼——呼——的極是微弱地，我好幾次當做耳朵的緣故，或是神經的緣故看，但是和“死骸在吐着氣息”一樣的話，我感到了。同時又被像腹裏的一切臟腑都在向着咽喉逆流似的一種感覺包圍了。但是，

但是，現在一切已經擺在目前了。

殘酷的畫完全地被畫出在那裏。

在啤酒箱的蓋的陰面，一個約莫二十二三歲的年青的婦人週身完全赤裸着仰着面橫陳在那裏。她躺在一張腐朽的“疊”（席子）上面。吐息從她的肩頭每口各像最後的一滴似的在被榨壓出來。

從她的肩的近邊直到枕的地方，像她還能食着些許東西的時候嘔吐出來似的污物，同着

黑的血痕狼藉地散布着在那裏。頭髮因此又被膠固着。加之，她的××××××××××粘着着。從頭部的地方在放散着酸腐的惡臭，從肢部起在放散着癌腫所特有的惡臭。在這樣的異樣的臭氣之中，人的肺臟怎能夠耐得住呢？這惡臭有如此的厲害。她睜睜地張着眼睛。那腫子像在看我似的。但是，她恐怕什麼也沒看着吧。不消說，她好像也不知道我在她的赤裸着的身子的前面站立着似的。我站在婦人的足下的地方，爲這場的情景看得瘋魔了。我儘立着，腦裏漲滿着到什麼時候也不會相交的，並行的思索。

可憐的人有一個在這裏。

可憐的女人有一個在這裏。

我的眼睛像兩個探視燈似的投射到了那個死體之上，動也不動了。那個身體實在還是叫做死體適當些。

我不得不自認。實在雖然是苦痛但是也不得不自認。——如果這個橫陳着的，不是個赤裸着的女人而是個赤裸着的男子，那我是不是也會那麼樣地久留着在那裏的呢？也會那麼樣地能感到心的激動不能？——

我在怎樣也說不出的心情中達到了興奮的頂點了。這情景是我當作“年青的人的快樂”而以“二毛”錢購買來觀看的情景呀。而那男子却說着“隨你歡喜的那樣做着好啦”而離開去了呀。

不消說，這女人當然不會有抵抗的能力的。娼妓是在法律上被奪去了抵抗力的，但這女人却在生理上被剝奪了抵抗力的呀。就是這個女人，爲着滿足性慾却是比手淫好嘍。因爲無論怎樣說，她總還是保着體溫的緣故，而且最難的是，我是一個船員，因爲是年青的緣故，什麼時候都格——格——的在響着喉嚨的嘍。

所以我是能夠隨着歡喜那樣地就可以做的，並且到現在為止和我一樣的被帶到這裏來的（年青的男子）總不止一兩個吧，那是否——和她交淫的？雖然說不清楚，但個個都辟易而退的事情，恐也難於斷言的吧。不，總而言之，制動機（Brake）在這地方是不易發生效力的。

但是，我同時也在做着和這平行的別的思索。

她像在灼熱的鐵板上滾轉了的蠟燭似的瘦削着。以年齡說來，是應該有許多黑髮，却為髒污及血跡所膠固，宛如被拋棄了的棕帚一樣了。她實在是衰瘠得像棍棒一樣。

從幼小的時候，和一切人世的悲苦戰鬥的來的一個女性，大約是直至勞動方法的最後的殘滓賣盡，最後就賣及其不可賣的貞操而繼續在生存下去的罷？

她像爲着要生人就不能不殺人的六神丸一

樣，又和沒有一人是例外的無產勞動者一樣，爲着要充滿自己的腸胃，連臂腕，生殖器及神經都在咬嚼了。爲要自活而終於自滅了。除此之外實在也沒有方法。

她一定也會思索過這樣的事情吧。

“啊啊，我要勞動。但是沒有使用我的人。我因爲在工廠吸進了過於乾燥的空氣，太高的溫度及綿屑之故而成了肺病。因爲成了肺病而不能勞動，便被逐出了。可是，另外又沒有使用我的地方。我如果不勞動，則上了年紀的母親也不能和我一起生活着了。”於是她會數日間找尋工作，在街上，從工廠到工廠，徬徨着亂走。就是這樣找了，大約她也沒有什麼工作好做。“我將賣着貞操”，於是她就不得不賣淫了，這豈不是生命力的最後的一滴麼？就是那裏也漸漸不能勞動了。所以，終於淪落到這裏來變成了這個樣子，早已連生存的希望都捨棄

着，只任等着死神之降臨了。

三

我於是很願意知道她的還能不能夠說話。這是可恥的話，但我的想問問她“你還活着麼”的慾望，却無論怎樣地不能抑止了。換句話說，我很願知道知道人若變成了這樣的狀態的時候，究竟有怎樣的想頭那件事情。

我毅然更走近她的身邊，蹲在她的足下。那中間我也繼續地沒有把眼睛離開她的眼睛和身體。可是她的眼睛也跟着我的移動而轉動了。我吃了一驚。實在是可笑得很，當時臉都漲得痛紅了。我想了一想，以為她的眼睛之跟着我的動作而轉動，只是我的一種錯覺，像醫生對於臨終的人所常做的一樣，我把手在她的眼睛上面拂了一拂。

她目瞬了一瞬。她却在看着的哩。她的呼吸也頗調順了。

我又移近她的足下，因為我忽感到身體裏的氣力，全被抽去了似的，所以就蹲了下去。

“溫存點吧，”女人說着話了。那聲音沒有力量，斷斷續續的，但沒有臨終的聲音那麼弱。她眼睛像在說“無論如何總請輕輕的呢。”

我感着義憤了。我決心了。把以這樣狀態的女人做着榨取材料的三個蛞蝓們打他們個痛快。

“誰蹂躪了你呢，你是被誰所虐待以至於此的呢？”我遙望着房門的入口，這樣問她。

戶外已經漆黑了。這個寬闊的像壓壞了一般的房子裏，好像一個薰黑的洋油燈罩。

“你從什麼時候起，在這裏裝着這樣子的呢？”我力裝着泰然的樣子問。她現在，因為我蹲在足下，便不看着我，把眼睛向着上邊。

我很怕我的眼睛的移動給她看見。我實際，老實說，那時候是一個英雄的，人道的，禁慾的青年。身心都是這樣，我對她××××××××××××。爲什麼我只有眼睛不能征服呢？

如果她看到我的眼睛一定會想起“這個人也和其外的男子一樣呵”，那麼一來，現在的我的英雄的人道的行爲和理性便會一齊地崩落下去，我真在怕這個。實在也是很可恥的。

——我是對於這個女人性慾的怎樣微細的興奮也沒有惹起的。那樣的事只想一想也是錯的。我只是在看。看看便看看，那算什麼。——我自己對於自己像這樣的在辯解着。

只教她是個女性，不消說，我當然可以受着衝動。但是，那是不能在這樣的時節起來的。這個女人只贖着皮和骨了。而且將永久地休息去了。對於這個可憐的我的同胞，我只想問

問她直到現在為止爲進入這房子來的人們，對她究竟幹了些怎樣的殘忍的事情，幹了些怎樣的陋劣的可恥的行爲。我很想向她說這些舉動是可詛咒的，並且誇示了自己的善良的性質。

她不久用着小聲答。

“你想從我聽到種種的事情麼？我現在說話是很苦的，但是，如果你沒有別的事情，少爲告訴你一點也可以！”

我臉上漲紅了。畜生！這傢伙全看穿我了。灼熱的戰慄又在我的全身馳遍了。

我使她說話，究竟要知道些什麼事情呢？不是已經完全知道的麼？就是假如有些不明白的事情，聽着她的這苦痛地喘息着的聲音，那又算什麼呢。

但是，我決心救她出去了。

然而救出去是可能的麼？爲着救人，社會革命不是唯一的手段麼？舉起自己的力不能勝

任的重物。若再落下來的時候豈不是更要損壞麼？

但是，無論怎樣，我終於服從了不得不聽她的十來句話的運命了。

四

方纔引我來的男子靜靜地像影子似的在門口出現了。跟着做着手勢說，已經到了時間啦。

我荒張了。如果男子走近到可以聽見我的說話的距離以內，那末，我對於她的運命稍爲有一點利益的行動也許就不能做了吧。

“要是你的要求，我無論什麼都歡喜去做，你現在所最希望的是什麼？”我問。

“我所希望的事情麼。只是仍然這樣的靜靜地給我躺着啣。其他的事情什麼都不要哪。”

悲劇的主人公背叛了我的預想了。

我只在期待着她說“請你設法使我逃出這三個無賴的手裏啦，”或者“馬上到警察那裏去啦”之類的話。以爲這是爲她的希望很少的生命的最後的嘗試。這是最後一根的救柄。

可憐的，這女人爲不幸的重担壓壞了。已經連希望都怕了，我想。

她是在詛咒着世間的一切。是大家都聚了攏了在把她迫進入今日的深淵裏去的。所以她連我也不信賴了。像這樣的絕望，世上實在是少有的呀！

“但是，仍然照這樣的過去，幹着這樣的事情，那你的生命便會斷喪的呵。所以，我是在問着你還是找醫生去呢，還是帶你到你的家裏去呢等重要的事情的呀。”

女人對於我這樣些話，只這樣地回答說：

“那當然，醫院的特等室啦，什麼地方的海岸的別墅啦，那當然是好得很的啦。”

“所以呢。那只是因爲你沒有逃出這裏……”

“喂，這女人是赤條條的哩。呃，喂，肺病是已經到了到底不會痊癒的時期了的哩。僅僅二毛錢玩得這樣的長久是不成的呵。”

不知什麼時候，蝸蠃的同伴們，已經走到了我的身傍來同影子似的站着，這樣的在我的耳邊幽語了。

“是你們把她弄得赤條條的吧。這狗東西！”
我叫喊着撲了上去。

“且慢”那男子呻吟似的說，握着我的兩手。我摔脫了那手。手掌打了那傢伙的臉頰。但是，我的手還沒有達到傢伙的臉頰之先，我的耳朵上却噏的一聲響了。我踉蹌了。

“好，無賴傢伙，把你打死爲止。”我這樣怒叫着，同時這次用着握固了的拳頭把傢伙的鼻柱從下向上撞擊了。我的頭同時也被毆着，

但是，這次是我的襲擊成功了。對手滴流着鼻血在那兒蹲了下去。

我像浴了一樣挾流着汗。喘息着。但是事件進展到這裏以上，除在那兩個人未來之前抱着女人逃去之外沒有方法了。

“噢，快點逃走吧！如果不到醫院去。”我向她說。

“小傢伙，你是多麼愚蠢呵。總還沒有把他殺了吧！他是和其他的二三人在一起養活我直到現在的喲。真沒辦法呵！”

她爲着兩人的鬥爭興奮着，至於眼睛噙着淚珠。

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誰欲殺他，但是：你說什麼？這男子養活你到現在？”

“是的呀！養我養得很久了呵。”

“爲你的肉的代價麼？愚蠢的”

“小傢伙，這些人並沒有沾污我喲。你再添點年紀也便會知道的呵。”

我從英雄的地位一變就落掉到丑角的地位了。把這可憐的婦人榨取到最後的一滴的那三個無賴漢，連同這女人都變成了猜不透的啞謎了。

究竟，這些傢伙們在這樣的世界裏生活着，是怎樣的會合攏來的呢？但是，我豈是把這事實獨自一個人隨着自己的高興任意地造成功的麼？

倒下的男子徐徐地站了起來。

“乳臭的傢伙！打得好。噲，那次覺悟着來吧！”

“喂，兄弟，我不想和你打鬧呀。我想錯了。是我錯的喲。”

“什麼！想錯！笑話。想錯什麼呢？”

“是你們三人威迫着我引我到這裏來，又把

這樣的女人給我看的吧。我以為你們是把這女人當做玩具之後，現在還要想榨取她的嘞。我以為你們是些把死的榨取到死為止的傢伙們了啦。”

“啊啊，原來呀。那正是你所說的想錯呀。”那男子說着，像輕氣球的萎縮的時候似的把盛氣消失了。

“但是，爲什麼你們使這女人剝得赤條條地在這樣的地方躺着的呢？又爲什麼把她做陳列品來給人家看的呢？”我很想這樣的說。傢伙們，依着女人的說話，却並不是壞人，但是，即使如此，這樣的事情顯然是出於必要以上的事體。

——這傢伙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為止纔不做這樣的事情呢？——我這樣想着。

我多少有了些自省的餘裕了，這麼一來，非常地感到蒸熱了。是吐出的氣息，一些不少

地聚成一團，立即被吸進於二次的吸氣似的，使胸膈作惡的滯暑。嘔吐物的臭氣和像癌腫的分泌物的臭氣仍然觸着鼻端。身體困倦得不能忍耐。大約是因過度用心於這一件異常的事件的結果吧。這時候連說說什麼，或再見聞些什麼都覺得厭倦了。很想不拘什把地方就躺下去飽睡一覺。

“呀，總之，回去吧。喂，我就回去啦。”

我不知在什麼時候坐在女人的足下的地方，覺得這有些難以爲情，站起來了。

“你們都在這裏一起住宿的麼？”

我一半走出門外轉過頭來問。

“是的喲。因爲這裏是我們的大本營呢。”
男子質樸地說。

我一直降下樓梯走出街外了。在口頭又轉過頭來望了望剛纔走出來的地方。扶梯是看不見的。那裏只有給人一種監獄的高的磚牆之感

的倉庫背貼背的建立在那裏，寂寞，頹廢得幾乎不能想到有人會向那樣的地方進出的，就是看一眼也會使人感到黴的氣息。

我一出了大街便吹着口笛一直地走去了。

我向“保凌”走着，獨自一個人臉上還是青一陣紅一陣的在轉變。

五

我在“保凌”借了些錢。又在以外人爲顧客的酒場——外人之外沒人進去的賣淫窟裏——飲酒了。

晚上的十二點鐘打過，我橫斷着公園走着。弧光燈穿過綠色的茂樹把複雜的花紋在地上織着。因爲啤酒的汗我像被包於濕的薄皮包藥裏似的粘溼着。

我電扇似的馳思着沒有停息的事情。

——我不是在飢渴着的麼？不是與奮了的麼？但是我却克服了。唔，是偉大的。平民，但是。我險些要像資本家般的想了喲。我也並沒有使此女人之所以變到這麼樣地方。所以呀。但是我是強者。但是。我是弱者。哼，就是任何一方都好。總之：我是不會成功的啦。在像掛在鼻端的香餌都不曾吃到喲。我不是不是紳士麼？就是紳士也幹呢。我却要什麼客氣。且慢，就因為客氣得很，不會做紳士也未可知啦。啊啊，算了吧。——

我又被吸引到那個地方去了。那是那晚的深夜。

用鐵板做成的門關閉在那裏。但是那是一推便開了。我走上了樓梯。把手抓着門。拉着。但是不開。畜生！慌張了。如果向這裏開，我不是會被碰下下面的鋪石麼？我推了。因為少微開了一點把力一緩，所以便又照舊的閉上

了。

“哎唷”我想着。是誰在看着門啦。

“噲，是我，給我開開吧。”我把口靠着門用着小聲囁嚅着說。但是，門仍然沒有開。這次用着全力又推了一推，但門連動也不動了。

“畜生！上了鍵了。”我唾了一口唾沫，便一直下樓走出了門外。

當我的足一足踏出門外一足還在門內的時候，有人拍着我的肩頭。我跳起來了。

“不要吃驚喲。是我呵。怎麼樣呢？有趣麼？得趣了麼？”是姑蟪站在那裏。

“那女人如果是爲着了你而變成那樣的，那我要把你們弄得半死。”

我熱着臉這樣答。

“什麼呢？你想知道她爲着誰受着那樣悲慘的麼？如果想知道，教給你也可以哩。那是叫做富人的那一般傢伙啦。懂了麼？”

蝓蟪這樣說着，用了可憐似的眼睛看着我。

“怎麼樣，不再去一趟麼？”

“剛纔去過，但是門沒開呢。”

“是吧，因為我下了門哩。”

“你！那末你從那裏出來的呢？”

我吃了一驚。在那房子，此外該沒有出入口的。

“沒有什麼可驚呀。不過由你走下來的樓梯跟在你的後一級一步一步地降下來的吧了。”

這蝓蟪的壞東西，又在弄什麼鬼計呢。我這樣想了。因為又不是幽魂跟在我的一級後邊，就任你怎樣偷偷地下來，也沒有毫無聲音的道理。

我已經沒有再去看那女人的“必要”了。我當然還賸一圓，用那一圓來“買”她的事在我不可能的了。但是，我想“僅僅五分鐘間”去慰問她也好。爲什麼呢，我很想再會她一次。

我走上樓梯，蛞蝓跟着來了。

我推了門。果然這次很容易地開了。一足踏進室裏，便同時被惡臭和熱的重濁的空氣如以前一樣地包圍着。

雖然不明白是怎樣的理由，這回，我却在想這房子的樣子大約會完全變更過的，我一個人堅決地這樣斷定了，但我的預感却沒有猜中。

什麼東西都和前一回一樣。在啤酒箱的蔭裏的女人還在躺着，此外只有我和蛞蝓二人。

“先刻的你的夥伴到那裏去了呢？”

“都回家去了喇。”

“什麼！你說都住在這裏的是說謊的麼？”

“這樣的事情也許有的。”

“那末，那女人和你們是怎樣的關係呢？”

我終於說出來了。

“那女人是我們的朋友。”

“那末，爲什麼使朋友脫得赤條條地，對

於病人也不給藥吃，却還把她做不認識的男子的玩具呢？”

“不是我們願意那樣做啊，但是，不那樣做，她是不能夠吃藥的，就連雞蛋也沒得吃了呀。”

“呃，女人吃着藥的麼？但是，喂，鬼混是不行啦。一面給吃着藥一面剝得赤條條的，乘除一下，不是等於零麼？一面給食着雞蛋一面被男子蹂躪着，乘除一下，不是損失麼？有那樣的不合理的辦法的麼？”

“那是沒有辦法的，病的不是她一個人。大家都是病着的。大家都是被榨了的滓渣。我們都勞動過度了。我們都為食飯而勞動，但那勞動却很急劇地把我們自己的生命磨滅了。她是患着肺結核的子宮癌，我是這樣的衰弱者。”

“這是說所以使她賣淫而你們都坐食着的理由麼？”

“沒有使她賣淫嘞。幹那樣的事的傢伙雖然也有，但我是確在監視着，那樣的傢伙都趕出去了。也不是亂七八糟地拉來的。我因為你穿着青色勞動服，在資產家們中間，完全板着大臣似的臉孔沒有愧怍地在走着，所以纔跟着來的呀，如果無論誰都拉扯到這裏來，那就真會一度全被捉去了哩。

“你怎樣想。不可思議地覺得我們為什麼不死掉吧。以為在地窖裏像蛆虫似的活着是沒有味道的罷。完全是沒有味道的骨頭，但是呀，也許活着不是毫無益處的。總會有機會到來吧，正因為有這樣的空希望在牽引着我們，所以我們是不想死的嘍！”

我完全誤解了。我真是一個多麼不知羞恥的東西呵！

我走向啤酒箱的障屏那一邊去了。在那裏她和從前一樣的躺着。

現在她的身上蓋着浴衣了。她睡着了。閉着眼睛了。

我不是看見了一個賣淫婦，却是看見了一個殉教者了。

她看來像在象徵着被榨取階級的一切的運命似的。

我眼睛裏滿含着淚了。我沒點聲息地偷偷地走着，把一圓遞給站在門口的蜷蠃。在遞給那錢的時候，我用全力緊握了一握蜷蠃的枯瘦的手

走出外面了。走下樓梯的第一級的時候，噙着的淚從我的眼睛簌簌地掉下來了。

